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十

嘉言

⑤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用過其分。則敗事。享過其分。則喪身。

⑥凶者心不仁。強弱相傷。殘殺生當過生。結積累劫。冤○殺生之罪。多生惡道。○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強弱相害。結殃累劫。○何須殺他命。將來活自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買肉血淋淋。買魚跳鱖鱖。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漁獵好殺。違慈損神。怨塗反報。楚痛何申。○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

⑦萬物營營。各貪其生。及天道而殺之。當有報也。○殺害衆生者。得疾病

牢獄考決身○熱灰埋體猛火燒身以報殺生之罪○羶臭之慙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於貪狼之與封豕鱗甲雖無知必名我於長鯨之與巨虺○殺害食氣則生死執對○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随之○割剔傷害屠毒衆生死受酷對○飲酒殺生恣情忻悅終朝耽惑至暮荒迷命在須臾自縈地獄。

感應

唐李詹車生廣求滋味其友狄慎思教以飲食之法每食鼈輒縛其足暴於烈日中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復取驢繫於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日膳夫復蘇曰某見詹於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其所為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回無何慎思亦卒。

宋江西都校黃敏中因禦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傳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哉

下刃。痛楚與已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之所見也。

宋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歆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宋孫承祐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臠。坐客數十。悉皆供足。常園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割取鮮腴。以供食饌。性嗜魚。作大木斛貯水。養魚。擔負而隨。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餓死。

宋新繁李氏家養蠶甚盛。將成。值桑葉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因獲厚利。將市肉麪歸家。造饅頭以食。擘開。每顆中有一蠶。自此舉家長幼皆死。

宋劉翔酷好獵。每遇寒暑不廢。前後殺傷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則闐然引頭如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

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曰。我坐平生殺傷物命過多。故獲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

宋吳道夫。其妻之族弟為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特羊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酒欵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至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撫牀驚之不止。少焉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烹爾之謀也。與眾為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寬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為厲以報爾。妻驚覺。啓門則其夫已卧血中死。

唐牛爽為廬州別駕。家有乳母。嘗抱小兒捕鳴蟬。為戲。得即殺之前後。不可計。乳母忽股上生瘡。潰爛。歲餘不能愈。一日苦癢。以石蟲行狀。抑搔之。忽

有腐肉數塊如蟬自瘡中出而血流不止遂卒

宋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屠者童七累世以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於城中專用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盡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以十餘次作猪死於其手今園中所蓄總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略與昨夢所語無異而下體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遂空群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貨紗帛以自給

宋婺源姦民江氏以屠牛為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煮草烏汁濟以它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入牛脅皮中不經日必死則訴之使宰剥肉既非病疫人食之無害謂為良殺厥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用此伎農見牛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之鬻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知其事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歸妻子遍詣平日所往來處訪尋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午妻見群

鴉及鵝鴈翔噪於居舍百步間。汚池畔試往視之。江溺死於中。水纔深三尺耳。臨歛於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行詐已久。而為鬼神所誅也。

宋董白額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以創牛為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箠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無少異云。

宋周三蛙南城田太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鼈鰕鱖為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胃臆間。漸痛楚攻刺。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于內。久之益侵。宛轉一榻上。跳擲簸頭。呻呼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宋鄱陽市民汪乙。販魚鼈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鼈。其重百斤。還家寘諸室內。夜間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鼈也。見汪來。昂首作人言曰。願赦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忍。以為在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免而縱之。

於水不聽。明日，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衆出錢償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與妻皆餓死。

宋饒民徐松年者，居城下，爲鄉人攬納稅賦，藉其畸贏以自贍，毋得生雞之饋，積之盈籠，皆以供饌。人或倩託料理公事，必用爲苞苴，投其所嗜，故前後所殺不勝多。慶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擊斃一雞，方燒湯燂剥，忽活而驚飛，繞屋迸走，毛羽爲之半脫，竟捕取煮食之。六歲兒在傍分肉，正踞爐失脚，墮於火焰，火傷腹，毒氣攻中，求藥傳不効，宛轉痛呼，肌體腫爛而後隕。

宋楊州芍藥名天下，品類以百數。土人無貧富貴賤，皆量力種育。民皆四六者，居于城東址四十里，宜陵之北，鄉家貲頗豐，好治園囿，植此花甚多。當春時，躬自培壅，不捨朝暮。乾道初年，發鵲不敷，腴隨即薦落，皆疑其下必有蟲蚓之屬爲害，致敗其根。乃喚僕隸疏理畦間，視最悴者移出，果得螳穴，廣深如巨甕。大螳團聚充積，不可勝紀。於是悉取花置它砌，而旋煮沸湯灌穴中。群螳盡死，經數日，皆忽苦首疾，若矢刃攻攢，肌熱赤如火，痛

夢踰旬自頂至踵生浮泡百枚。誤觸則極痛不堪忍。窮百計弗効。一夕潛投於汙沼中。家人覺而奔救。及登岸已不能言。諸泡同時穿破。蠟從中延緣而出。良久血肉糜潰。訖至于亡。

宋淳熙元年。平江屠者賈贍。以貨麀為業。常養飼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錢一千文。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大醉。認十歲兒為麀。束縛於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拊膺冤哭。賈支解剖。剥其兒。與麀不異。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兒慙擔。妻曰。夜來屠割死了。做一堆血肉。何呼為驚。而往視。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

宋鳳翔府李氏。莊墅大者及百頃。脩竹喬木。陰翳其間。棲鳥營巢。數乃盈萬。一少年以鷹犬為務。飲啖過人。仍多食野物。每登木探巢中。鴉雛初生者。傅之以油。欲其不生羽翼。仍置舊處。母乃哺之。已壯而不能飛。乃日取供庖。名曰鴉豚。以為上味。歷數歲。妻因產一物。正如豚狀。見者駭怖。李生自是深悔前非。不復采捕矣。

宋錢塘民沈舍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鄉接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蛙多，前此無人采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舍兒曹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群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污瀦所產萬計，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悔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爾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給已。咄咄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脅即死。保正擒送縣。東平鞏庭筠時為邑宰，鞠其獄，衆證既孚，物色逮老僧，杳不可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宋秉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圖為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為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令人捕去，而傍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宋唐州相公楊氏子娶於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

不勝計。晚年瘡發鬢間。未能為甚害。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瘡滿一面。久之遂潰。而毒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

宋興州長道民。以釣漁為業。家在嘉陵江上。每日必拏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及老尚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民宛然據石如常時。呼之不應。疑以為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咂齧不置。若披蓑茸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蚯蚓為餌也。

宋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之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讎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辯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園。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寄情所知者。再觀之。自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

以解寃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蛇急奔入喉中。遂死。

宋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兔脂於厨。為猫竊食。而遭主母責罵。不勝憤憤。擒猫擲於積薪之上。適有木义正與腹值。鏃刺洞過。腸胃流出。叫呼彌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鋸竹片所傷。小腹穿破。洒血被體。次日亦亡。殊似猫死時景象。蓋寃報也。

宋泉州彭通直居巖石下。林泉清勝。窓戶幽雅。嘗有二禽飛翔於庭。身大如鵲。丹頂烏喙。錦身白尾。或如人語而不可辯。已而巢於庭槐。雞犬燕雀見之。皆斂容迴避。遠近觀者曰。集其門。月餘。彭舍人暮登樹探其巢。獲其一。取其二卵。其一悲鳴而去。籠養其母。全雞抱其卵。其一常飛鳴于庭。若哀懇者。彭命匠造籠設窰。欲并獲其一。其一遂腫霄而去。更不再見。未幾二卵破。五色爛然。年餘。彭以訟繫獄。凡旬日。嘗夜叩獄中之神。以為寃忽一少年半儀高潔。衣冠儼雅。曰。彭君彭君。安得無罪。彭意獄神伏地再拜。

少年曰。繫人之母。殺人之子。於心安乎。彭意前生或有此罪。未及對。少年忽不見。彭之妻在家。亦以夫係獄。有怨聲。忽聞人語曰。爾夫係獄旬日。然恨若此。繫我一年。殺我之子。曾不少揣於心乎。妻恠之。父乃悟禽語也。明日。夫婦聞之。方悟獄中少年亦禽也。遂開籠縱之。禽登屋上。悲鳴久之。其一亦至。時觀者如堵。禽忽人語曰。以君仁厚。遠相依倚。君乃不仁。一至於此。繫人之母。殺人之子。九泉之下。此恨無已。後六六年。此心如水。禽忽鳴而去。至寶慶年間。彭死。適去此十二年。始悟其言。

宋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鵠。每至官下。必令左右挾彈彈之。熙寧六年。丁內艱。權居于符離之佛寺。嘗有鵠巢于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九而斃。既而二大鵠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步庭中。一鵠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鵠復來攫傷其鬢。創亦不甚。旬餘潰決。腐及喉。遂死。

梁蔡縣令。民以牛酒為禮。宰夫殺牛。牛解。徑奔至令前。跪伏哀鳴。令大笑。叱牽去殺之。飲啖醉飽而卧。既寤。便覺體痒。爬搔不已。成癩。十許年死。

齊有一奉朝請嗜牛。非手殺牛則食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躍
軀如刀刺。叫呼而終。

宋吳興有士人。嘗至一村鎮中。市牛肉為脯。屠者為殺一牛。是夕方寢。見
人自戶而入。視肉太息。慙而問之。曰。此吾肉也。吾以有罪為牛。當死。刀几
死。當復為人。今牛報未盡數日。而屠者以君故。前期見殺。又當復為牛矣。
士人大驚。許作佛事。乃滅。

宋紹興初。建州甌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宰牛。平生所戕害以
百數。嘗買一牛於野外。相去稍遠。乃蹻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將下。忽臂解。
牢繫不可動。蓋以聯綴於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經數日死。

唐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常攘人猫狗食之。市人皆嫉之。嘗臂鵠
獨行。見二紫衣人呼之。曰。冥司有文書追汝。可即去。因探懷中出一牒。印
文猶濕。見其姓名。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棄鵠子。拜祈之。
且曰。我分死矣。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已。初將入饌。饌肆鬼掩鼻。
不敢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醺三碗。

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便以免。二鬼相顧曰。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四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午為期。因酬酒。直酒匠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作念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紫衣人挈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忽自言曰。鬼使受賄事發。冥司役追我。言訖遂死。

宋淳梁張奉直家田僕素好宰牛猪。屢夢入獸群中。卧以告奉直之子司理者。司理曰。汝造業已重。將墮畜生。非學誦經。曉夜懺悔。定不可免。因教以觀音經。未幾稍識字。能終卷精熟。遂誓斷前過。凡十年。偶見他人屠牛。舊態頓作。分其半軀。割裂鬻之。越兩夕復夢如初。明日欲誦經。了不能記一句。字亦不復識。抱病旬餘而亡。

宋市民丘信暴卒。經宿復活。云初見一吏出草囊蒙吾口。氣遂絕。擲于門外。自入門望其尸。卧于街下。又一吏曰。無令氣盡。此但對事爾。留一魂以守尸。俄至一處。若公宇。舍赴溷獄對事。入一棘門。汚池臭穢不可近。池面有亂談鬼。吏以杖擊其髻。昌樵成髻。即露頭應焉。吏曰。汝通款言。某年某

月日殺羊豕十二隻。乃丘信使汝殺。令與信對。信聞其聲。乃州南樵二郎也。面色醜惡。不可辨。呼信曰。我罪迷天地。汝為我分其十二數。以減我過。信曰。昨以衆戶賽神。信實主之。但於爾處市內。非我遣汝殺也。其頭復沒穢下。吏曰。子無罪。當回矣。信問此人何時可出。吏曰。殺猪羊踰數萬。受此苦辛。滿數千歲。方受生。復刈其肉以償殺者。

唐隴西李知禮。少趨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數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射三箭。以後諸賊稍退却。箭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辯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厲聲叫曰。向者賊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不管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

行入一院牆。見飛禽走獸。可滿三四畝。總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犬。此犬直向前齧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大鬼。各長丈餘。共剥知禮皮肉。湏臾總盡。唯面及目。白骨并五臟得存。乃以此肉分訖禽獸。其肉剥而復生。生而復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紀。事畢。大鬼及禽獸總失。知禮回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自如一跳千里。復有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啖食。良久。鬼遂倒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曰。檀越大。飢。授以三丸白物如棗。令知禮噉之。應時即飽。乃云。檀越宜還家。僧亦別去。知禮到所居宅址。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齋箱。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址。知禮心中謂姪女及此婢遊戲意甚恠之。迴首址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為奠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唐方山開曹州城武人。少善弓矢。尤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

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嘴爪。飛來攫山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對曰。立身以來。未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嶮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火。門側有數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瓶。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護得免。及下山。見一大坑。極穢惡。忽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爪蹟宛然。終身不滅。山開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誦經為業。

唐張縱。泉州晉江縣尉。好啖鱸。忽被病死。心上猶暖。後七日蘇。云初有黃衫吏告云。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問吏。我追張從。何故將張縱來。宜速遣

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鱸。豈可罰為魚。王命縱去作魚。七日當還。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坑。化成小鯉。長一寸許。日多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罟師至河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為罟所得。寘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為鱸。罟師初以小魚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於草下得鯉。持還王家。至堂前見丞夫人對鏡理粧。偏袒一膊。至厨中被鱸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中侍御史李萼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食鱸。聞縱活。遂往視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萼曰。食鱸飽耶。萼因問何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食之鱸是縱本身焉。

宋張道幾好弋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挈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絕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恍惚如狂。盡將平生獵具焚之。築一小庵於觀側。日處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為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墳。今為汝殺。一

曰。吾為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為鷹捉傷吾一耳。力竄得脫。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上天。當償吾命。未幾果卒。

宋蔡攸之子衡為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為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鱠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頰。掛樹間。數武士鬻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他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

宋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媼語孫曰。我坐食解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文我立其上。群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號於里域神。頃之。媼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為我叩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令持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曰鑊生神章。極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

唐合肥有富人劉肇。好食雞母。殺雞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膏血漉盡。乃烹之。以為去腥氣。劉後瘍於鬢。既愈。復生小雞。足瘡瘕中。每巾擲必傷其足。傷即血流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宋符離人從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魚鼈膾鯉朝暮飲食。妻元氏解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匕。所戕物命。不復可殫紀。元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嶽。從欲薦拔厥妻。持供具往獻。既至泰安。

三日未登廟。縱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叙。睽關元受咽而言。我以鬻割魚鼈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爾儻見憐。宜思所以救度之理。從泣下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於道佛修嚴。雖罄蕩家貲。固所不惜。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獨至廟中。詣西廊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隨還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元荷械。加桎梏。曳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薦。用鐮刃剝截如鏤。流血塗地。湏臾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嚙之。即還故形。俄又復見。然凡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晝夜不寐。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身不復殺生。

宋侍禁孫勉。見鼈黃河順流而下。射斃。分食之。不數日暴卒。心尚暖。未斂復蘇。云始見四人來追。云太山牒也。至一公府。見一人衣金紫正坐。曰。殺鼈也。仰視之。乃韓魏公。勉昔為公拍使。遂再拜懇告。公徐令前。低語曰。如今到彼。更再三告之。如不肯放還。但云。命即湏償。只乞更檢房簿看過。遂出門行百餘步。至一公府。三人盡衣金紫。見所殺鼈已在其左。其西向一

人曰。無故殺黿。彼有詞。須還他命。勉不得已。以公言白之。遂令請房簿檢之。不數十葉。見將上呈。喚黿喻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待至時。當令受罪。言訖。黿滅。遂命追者放還出門而寤。

昔有至人鄭仁安。託命告終。露屍於北戎之長林下。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匝。仁安忽生。語曰。王今放蕩。傷殺無度。地司已奏朱宮。不出十日。當被攝矣。命過之後。不得在人鬼之列。將為野獸。三百劫。方得還生人中。王有三子。於此已死。長者作老狸。中者成老狢。下者為獼猴。未幾。王亦暴死。為鹿。為獵師燒射。鹿曰。我國王也。好獵受報。獵師放之。亦改業焉。

昔有人常燥鱖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捽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鱖頭。戢戢焉。火之乃卒。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鼈。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鼈飽。又性嗜饕餮。音唐。餮。配馬。縻絆於室內。盆盛五味汁於前。四面迫之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為饌。前後烹宰。不計其數。後扈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群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於床下布火。及以油醋。

灌其身。仍以罝網蓋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唯一束黑骨而已。

唐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酒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美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綠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提。宣勅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唐當塗民吳俗。取鱣魚皆生育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偃轉移時乃死。天寶八載。一日命其子取鱣魚。是日得三頭鱣。其子去鱣皮斷其頭。然火將羹之。其鱣則化為蛇。赤文燁爛。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及頤。餘二鱣亦已半為蛇。頃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

宋蜀人毋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豺逐之。驚亡。走投乾昭。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隣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捨。乃殺之。

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

宋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千百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畜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宋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隣舍惡少白昌祚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生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又小字黑兒。寃報顯然。不差絲髮。

宋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歸。為炙食之。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為牛之報。

唐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貞元初。西行抵邠寧。迴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貸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得小羊百十口。

大小羊相雜為群。廻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鬼而走。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廻易我。驅至關下。盡化為鬼而去。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群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天。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群羊執爾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寧。

宋沛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人從門過。因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床上有燕窠。中有三子。其母從外來。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納巢中。燕雛亦出口承之。因以三燕糝食之。既而皆死。吾甚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言語忽然周穆。蓋知過也。

宋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蝻子緣欄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蝻子棄灰火中。準後忽患癰瘡遍頭面。醫者云。蝻漏瘡。

不可醫療後竟卒。

宋章邵者恒為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路岐。貪猥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為邵所獲。邵即殺之。棄林中。其鹿母遙見。悲鳴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者。邵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於大樹下。憩歇以候其父。未間。且寢於樹中。邵不知是其子。但見衣襤在傍。一人熟寐。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襤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襤。適知所殺者是已之子也。

宋建業有婦。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眾。行即有聲。恒乞於市。自言村婦。嘗與娣姒輩分蠶養。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重。如負囊矣。

宋韓立蜀之金鴈橋人。善作釣釣。積有年矣。因食魚鯁。喉成瘡。脫頰死。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頸前行。因共隨逐。即得出。內有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臠。食之。須臾暴死。唯

不敏者無恙。

宋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為業。後得患。怕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痛即止。後為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宋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一日坐罪。令衆于市。忽有大蜂數箇螫其面。痛楚叫喚。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遂死。

宋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將歸。猿母自後隨之。至家。其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猿母搏頰哀號向人。乞還其子。其人不能放。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及破腹視之。腸皆斷裂矣。後夢一婦人告曰。爾殺我子。爾子可報我子命。爾可報我命。未半年。其家疫疾。其人及其子皆死。果符所夢。

唐大和光祿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而死。

宋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勲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嘗以暑月醉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月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子及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月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而死。

宋承節。即懷景元。錢塘人。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其首。漚去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刀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鼈。

宋紹興初。越之山陰有徐區者。常與食店殺鱖鼈。一日正飯間。忽聞有呼其名著。起而視之。不見有人。及來就食。又聞呼之。起而傾聽。乃甕中鱖魚作聲。即以筭箕撈入鑊湯中。頃更仆地。店人扶起。遂不省人事。但以兩手爬其頭。生血流迸。大聲叫喚。常欲沸湯淋洗。如是經年。頭潰見骨而死。

昔秀州人。以鰠乾為水族中性最暖者。雖孕婦病人皆可食。城中有陳五者。所貨甚佳。人競市之。其徒多端。伺其術。竟不肯言。後得疾。躑躅床上。纔着席。即欲人扶掖而起。宛轉痛甚。如是者旬月方死。遍體糜潰。其妻方言。

其夫平昔每得鮓。盡實器內。用鹽灰復以白瓦屑滿其中。鮓為鹽灰所壅。宛轉奔突。其皮為瓦屑所破。鹽徐入內。故滋味特美。得疾而沒。無異於鮓死之時者也。

昔清溪小姑。乃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六穀樹。扶踈蔭映。有烏常產育於樹。有謝慶者。挾彈彈數十枚。即覺精神若有所喪。至夜夢一女。衣裳楚楚。怒色而至。責曰。烏我所養。何以見侵。限十日。以汝償之。次早往廟告謝。不許。旬日而卒。

唐唐紹生而省前事。不令人知。雖妻子亦不知。後為禮部侍郎。與同巷軍人李邕。嘗於暇日飲酒為樂。妻勸曰。無友不如已者。誠恐外人知。後延李愈數。其妻更不敢勸。一日唐紹告其妻曰。吾將死矣。我今告爾。我前生是趙家女。嫁與霸陵王家子為妻。其姑甚嚴。我年十七歲時。至除夜。姑令我做繡裙。要節中待客。燈下縫之時。有黑犬走來。將燈撞倒。油污裙上。遂將剪刀刺犬。中其項。折却一股。再將一股刺殺黑犬。至十九歲死後。再生此身。我今待李邕。是我所殺黑犬。緣此我好看彼。至來日。天子詔唐紹驪山。

誦武。令紹權禮部尚書。與兵部尚書郭元振同行其事。未及三合而奏畢。天子怒。令斬郭元振。唐紹宰臣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天子免郭元振。勅令赦之。惟令將唐紹斬之。其行刃者。果李邕也。初一刀不死。刀折。再換刀而死。

宋張士寧。居咸平縣。家富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糞五郎者。每為蓄之。一日其方探篋取之。一雞子忽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帑藏湮更而盡。常蓄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為烟。毬而去。不復銅滓。其母自服砒霜。爛腸而卒。

宋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麓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孜適從旁過。正著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為業報。

唐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退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韞馬便去。行下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鷄。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然。君福德皆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但當退對。既是天子之命。亦難問罪。濤出見雉兔等遍數頃。皆飛走逼濤。濤云天子按鷹鷄。非我所為。觀汝輩意旨。盡欲殺我。其故何也。然汝等亦皆可憫。吾今還為汝寫經像。使皆託生耳。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曰殺生罪大。適非由天子之命。君不免矣。既還宜益作善。因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祐否。曰知之。王曰即我也。我昔在荊州曾為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去。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

宋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魯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

刺史黃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丈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算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緣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爾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為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為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蹋成。一狗齧其衣。不肯去。王救衛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雖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以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項上然至足。麟遂成灰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不可忍也。汝歸可傳語諸弟。努力為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吾本物。雖為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子。今將此造佛經。即當得之。或恐諸弟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篲還以示之。因拔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

坑中即活。其父家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黃氏。為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宅。造經也。

宋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挿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處。兩月而卒。未卒先三日。作鹿鳴不絕聲。至卒乃已。

宋徐僧保。金谿民。徐六之子。僧保從十歲時。便能釣蛙。率一年得五千枚。每枚直一錢。以卒歲養身之用。每殺時。先截其首。蛙已斷為二。猶齧草跳擲久之乃死。至年二十六歲。夏秋之交。被病甚困。展轉於席。不能愈。但吐。吐自念曰。今年壞了經紀。為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以下忽中斷。如蛙被殺之狀。

宋侍衛戍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兵五更

入受俸。至湧金門外。坐胡床以俟。啓關。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恠醜。命從卒執縛。送于家。復坐假寐。夢一人富髯鬚。貌古惡。著淡綠袍。軟幘黑靴。繫烏犀帶。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霄執。慮必遭烹。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啓。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宋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延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寘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捐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為雞。賴羅漢悔。

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冀亡幸。其來以為冥塗得助。終與末年卒。肉身經久不壞。

宋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之以竹破其腦。歸則焚稻稈。叢茅炳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勝計。老而得奇疾。遍體生鱗。鱗皴如樹。遇其痒時。非復爬搔可止。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竹片擊腦數十下。始稍止。如是三年。曰。一償此苦。然後死焉。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鹿。解其四脚。懸著樹間。以臟為炙。方欲共食。遙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疾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斂取鹿頭。髀皮骨。并火上雜肉。悉納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湏臾俱卒。

宋譙國城父人王曇首。嘗以牛作脯為業。欲殺一牛。半見刀。輒跳躑欲去。曇首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其人眼無故爆出而死。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

湯始熱。聞林中如風雨聲。湏臾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去。三人未幾皆死。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筮。腳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惔在郡。惔使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狗。遑定隨焉。及至民家。恍惚如眠。即不復寤。民以為死。輿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國。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鬚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舌出之。剖破解切。若為膾炙。又鑊煮。爐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良久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蠃數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者。可噉耳。齋會之時。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蒙。不識緣

報。故以相誡耳。因而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二吏相繼而死。

宋宇文氏。偽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夜聞寢室之上有人行。命僕隸升屋視之。獲野狸三頭。殺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暮歲。宇文氏適護戎王承丕。丕殺判府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其男女。斬宇文氏。皆信以為殺狸之報。

隋鷹鳥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床。呌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之復蘇。因請衆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遂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

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為隣人牛犯其稼。乃以刀斷牛舌。後生三子。並皆瘖瘂。不能言語。因設醮祈佑。夢神告曰。此斷牛舌之報。不可免也。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中為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沃死。殆無子遺。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腫遂塞口。數日而卒。

唐藍屋鄆縣界有為果毅官者。每客來恒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總賣盡。其最後買者。煮尚未熟。果毅對客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視其妻。還不哭。如此數回。若向家。即聞哭聲在門外。若門外。即聞哭聲在家。其客大驚。不安席。仍聞哭聲云。男女生十箇。總被果毅喫盡。其客數遍聽之。客懼。即去。果毅驚。因得病數旬而卒。

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倍多。悉剝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患瘡。楚痛號叫。鄰里不忍聞。常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腐墜而死。

唐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死。昌宗活置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用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楸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楸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鑿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

儀打雙脚拆指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人稱為走馬報。

唐則天初。京兆人李全聞家富。好殺戮猪羊。驢犢皆烹宰無度。常養鷹鷄數十。聯春夏採魚鼈。秋冬獵狐兔。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遠近。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婢妾僮奴有少事或懸開其心。或剗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以上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以後。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項。再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嘴。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全聞有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項上有肉。拗或如鳥獸魚鼈形。或無眼鼻。後兄弟皆嘔血出心肝而死。

唐顯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就釜煮。餘人料理葱蒜餅食。令產婦抱兒近火前看煮肉。釜忽自破。湯衝灰火直射產婦。母子俱亡。遠近聞之者多斷殺生。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為事。尤嗜鵝。

鴨鄉胥里正恒令供納。常奉養鵝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鵝。爨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至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鵝俱潰爛矣。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秋蟲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時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飢歟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之。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於餓死乎。妻曰善。乃携鉢坎地。捲蠶數箔。瘞焉。明日侵晨。荷葉詣都鬻之。得三千文。市虱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虱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遂將其人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網紀鞠之。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檢埋蠶處。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坎中。唯見有一死人而

闕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公直雖無殺人之辜。而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實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

昔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方值一麀。將麀戲焉。麀覺有人氣。引麀漸去。麀未有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麀驚還悲鳴。唐乃置麀淨地。自截草中。麀來俯舐頸。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鹿。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弩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麀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傍出。逕前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

唐咸亨中。京師有屠人唐總章。以屠羊積代為業。一日病夢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已而遂死。及歛。家人視其頸。果有被刺處。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與刺羊無異。

唐劉知元為虔州司士。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

含胎胞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簡取懷孕水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尚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荅款。引楊司馬處分。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

昔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事。積十餘年。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黃倍山下。夢一父老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于船中。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携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方欲撥動。應手啗其乳。毛失聲顛仆。遂卒。食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

唐王洞微。汾州景雲觀道士。家于孝義縣。初為小胥。性善殺。常漁釣弋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洎魚鼈飛鳥。不下萬數。後為里尹。因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鼈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痛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卧內有群鳥啁啾。歷然可辯。凡數年。疾益

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亟。宜遷居景雲觀。於是卜日徙居。月餘卒。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時並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
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俱口舌生毒瘡死。
宋臨安人舒懋。以賣魚為業。多有鰕鱔甕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甕。失所
畜。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累累欲上而無所屆。繚繞糾結。可畏懋甚懼。取
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為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
俄又失一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蟠井中。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
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鰕鱔頭喙
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宋金谿士人何少義。乾道九年冬。取池魚為鮓醢。剖腹得子。盈盆置諸無
下室中。迨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為鼠齧。起視之。喧愈甚。敲其盆即止。
既而復然。明日以語人。或勸之使投于江。何妻不聽。悉烹食無餘。一日妻
夢小兒不知其數。告曰。汝今殺我。明年我亦殺汝。次年春妻死。初少義嘗
夢烏衣婦乞命。覺而妻家遣僕以筠籠盛巨鼈來餉。頓感昨夢。即親詣江

濱放之。惜其妻不能然也。

昔隰州佐史死。數日復活。云初閻羅王追為典史。自陳素不解案。令舉所知。遂薦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問佐史汝筭亦未盡。今放汝還。因問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殺一犬一蛇。王曰犬聽合死。蛇復何故。枉殺蛇者。法合殊死。令某迴頭以熱鐵汁一杓灼其背。受罪畢遣使送還。由是得復生。

唐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得疾。忽見二使者持牒告業曰。王召爾有事覈實。忽覺精神奄奄如夢中。二使夾持業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又之東行一橋。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與賈奕爭殺牛事。王曰二人俱不服罪。汝知之。宜言。業言實奕殺之。奕因執不服。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殺牛。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服罪。王乃命發奕鑊湯司受刑。送業還。業忽如夢覺。乃知死已二日矣。

唐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畢。每為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

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填之其僧病苦。舉身皆痒。恒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至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卒。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恂暴病卒。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恂云不殺。官曰。汝教弟殺牛。何為不殺。因呼恂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形容枯槁。官語之曰。已追汝兄至矣。初殺牛時。誰之意也。弟曰。牛實其所殺。兄不與焉。官曰。汝雖殺牛。罪歸造意。汝欲代兄受罪。固是善事。然真司與陽間不同。凡有罪者。雖父子不容相代。況兄弟乎。恂曰。彼時殺牛。實某欲宴貴官數人。故使弟殺之。官語弟曰。汝便無罪。放汝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又問恂。因何復殺兩鴨。恂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恂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何以鴨供之。將以要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乎。恂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是恂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官遂問主司。取恂善惡。

籍來觀之。既而謂恪曰。人生於世。所作罪福。冥司悉皆錄之。但所報有先後不同耳。如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今汝殺生之罪如此。一生善行略不多見。福少惡多。宜即受罪。恪甚恐懼。無以應對。時有鬼卒數十人。並在階下。將欲執恪而去。官頌主司曰。可更考此人壽命當盡否。主司取籍視之。對曰。尚有七月壽命未盡。官曰。壽命盡日。罪報尚在。宜且放還。語恪曰。我更令汝歸七月。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復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月與衆辭訣。俄而命終。

晉鄱陽樂安彭世咸。康中以獵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蹙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却習其事。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焉。觀之悔懊。自此永斷射獵。元福建有都運司官。值其誕辰。胥吏周清甫設賀筵饌。有牛肉。運司亟命撤去。徐謂衆賓曰。某少時同外弟某過屠者家。甫坐定。見屠者左手握刀。右手牽牯牛。帶一犢至。繫牛簷楹。置刀於前而去。忽犢子銜刀走園地中。以足跑地而埋之。逮屠者至。不見其刀。怒乃為言其狀。屠者既得刀。坐門

首長歎移時以刀斷髮棄去。出家學道不知所終。後外弟某出仕江西。舟過黃河。晚泊荒岸下。恍惚見一甲第。高廣嚴整。類王者居。於是登岸揖閤者。問曰。此是何所。閤者曰。此是一衙門。汝欲瞻玩不禁。入門見一峨冠博帶者當廳正坐。因進前跪拜之。問曰。汝何來。荅云。都下來。外弟因問曰。此是何衙門。荅曰。此是天下太一牢山。專治宰牛人也。因問鄰人宰牛黃四者。死已多日。還在此否。荅曰。有。遂呼來。但見黃四枷鎖而至。黃四見外弟。驚呼云。官人如何到此。荅云。我去之任。偶然到此。就問黃四曰。汝之罪犯。當何度脫。荅曰。我罪最重。無由可脫。若得官人到仕宦處。勸人不殺牛。一百二十箇。能免我罪。言訖。回首化境沒矣。外弟從此勸人不宰牛。及足其數。一夕黃四扣門謝曰。某得官人勸人不宰牛。今已脫罪。仍放歸家。如有家書。不妨持去。第但於門內謂之曰。汝歸向我家道。早寄衣來。閱兩月。果有衣至。其時衆賓聞此語。皆誓不食牛肉。

宋宿州有比部員外郎王衮。授太平州蕪湖知縣。賦性剛執。貪食滋味。常將活鼈用火烙生取其肉。却入鐵器內烹饌。有男長脩與母勸誡。終不允。

從值三月三日。興集放生。迎引社會。往朝元觀獻紙。王長脩往看。問道士承子堅曰。多見放生社會。就四月八日於寺院興集。何為三月三日却來道觀集會。承子堅云。三月三日。乃真武真君降生之日。普通善識。於是日如法供養。俱放鯉魚鼈鱉之類。此是真武大避之物。緣鯉魚屬北方癸化。至夜朝北。頂盤七點。鼈如神龜。鱉類聖蛇。放此三物。表無殘害之心。各要懺罪消災。求恩獲福。長脩聞此。歸說與母。轉告其父。衣亦不從諫勸。長脩潛於承道士處。求真武畫像。及傳下降避諱等式。歸家與母親妻兒別置一室。供養年深。王衣轉駕部郎中。充邢州巡轄。獨往赴任。至中路見一道人曰。公莫是駕部郎中王衣前赴邢州。此去正是郎中負命之處。衣欲再問道。人潛身不見。衣留邢州。思慕魚鼈供厨。緣邢州不產此物。遂至決責從人。無端杖楚。衣自後染患。忽夜呌言。被無數帶殼水族銜冤。纏繞索命。咽喉喘燥。四肢痛楚。坐卧不得。死生無門。因此痛悔中。不覺右手五指上如被物咬。疼不可忍。失聲呌真武真君一聲。覺氣壅喉胸。遍身極冷。漸有喘息。良久氣和。乃云。衣為性剛執。自小好食火烙鼈肉。不依妻兒供養。真

武後受此差。至中路過道人。言前去是負命之處。哀愚頑不悟。遂遭此疾。痛楚難忍。又覺於迷亂中。稱叫真武求救。忽覺此身在一山上。見真武真君。前列數行負火鼈類。銜冤索命。真武遂指袞曰。汝恣殺物命。以充口腹。冤家業鬼。相隨無由解脫。汝被天地水三官下降。察知罪犯。損折二十年壽祿。合於邢州身死。緣汝有妻兒。剋苦齋心。事吾香火。晨夕發願懺悔。祇為汝殺害啗食之故。已為申上三官。今特為汝解釋。所殺物命。一一令託生水府。永無執對。仍為奏錄。重注壽祿如故。袞蒙真武授記。病苦頓消。因誓戒葷殺。修奉香火。看誦真武妙經十萬遍。并寫道藏經典。

宋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五子呢喃待哺。昂怒以牆茨喂之。五子皆裂胸而斃。其後昂生五子。皆喑而不能言。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永昌元年病死。土地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師為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內列床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其

身不至。使問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人更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遂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爾在世間有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鑊。使吏牽著鑊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鑊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明日府君問主者曰。禮壽應盡否。命檢勘。答云。有餘筭八年未盡。時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鑊邊。府君曰。今遣爾歸。終畢餘筭。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作巫師。

昔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啖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啖。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殺羊祀天。止以血祀。汝先食肉。故今日以肉償之。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宴。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週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昔有衆生常在鑊中。牛頭阿旁名獄卒手提鐵叉。叉入鑊中。煮之令爛。還即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屠殺衆生。湯灌滅毛。不可限量。以是惡業。故獲斯報。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顯慶中。為光祿寺大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羊。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賣肉。收其錢。直入已。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雷霹靂。提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震死焉。折其頸。血流灑地。觀者盈路。莫不驚愕。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喂鷹。既而公疾。見五大來索命。公謂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過。請為追福。四大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嚙嚙苦痛。吾思此毒。可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白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故

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者。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平生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聞城中有鼓吹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樟。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遞不送之。始求以錢帛。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昔日連見一男子。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神鬼。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然。競共射之。洞身焦然。或有問言。此何人也。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

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

昔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痛毒辛酸。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宰殺為業。烹害衆生。屠殺剥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痛不可忍。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殺傷無算。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挺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即射子文。文便失魂。回家言竟而死。

齊時。江陵高偉。播遷北朝。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鱖為業。後生一兒。頭目是鱖。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昔有一鬼。言常有熱鐵籠。籠烙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捕魚鳥。故受此報。

西晉賈宗道。好殺生。有阿羅漢。和賈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一歲。若命

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切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一歲莫絕。賈便一心稱念。晝夜不廢。至於一歲。便即命終。魂神便趨阿鼻地獄。仍前念佛。至地獄門。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罪人咸聞。一時同聲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

昔有寺僧。蓄一犬。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於後園。僧歸尋不見。行者以實告僧。於所埋處尋者。則犬已化為巨蛇矣。眼猶未開。寺僧急令行者誦經釋冤。忽主僧感夢。知有冤報。遂用鐘蓋此行者于中。其蛇冉冉而來。昂頭於僧之前。遍尋行者。遶鐘三日方去。及揭視之。此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啖雞卵。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已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云。其言實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訴。孫云。先是吾不當死。以平生多害物命。故為冤債所訴。以食雞卵過甚。被驅入一空城。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為燒燼。不知所為。東一頃。方見城戶雙啓。即

奔從之。至則復闔矣。西顧從之。復然。南顧北顧。從之亦然。苦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季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某。死纔三日。可以借此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季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廩親呼問。言宜說平生一事。人無知者為驗。季貞曰。某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于屋瓦。實無人知者。命探之存焉。斷歸孫氏。

後周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庭內多松栢。生毛蟲。色黃。長三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內。取柴焚料。於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秀榮暴卒。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萬萬蟲啞噬。僧還魂。備說與寺僧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亦卒。

晉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中。歛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士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去其家間。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噉膽。華本者。好噉鼈臙。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故是大蛇。繫之經一月。變盡成鼈。便取作臙。報華本食之。非常肥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噉一嚮。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示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嘔血而死。

晉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擲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譴。寺之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宋光孝宮道士章道隆。平生好喫鱖魚。一日忽遭招討軍馬到來。道衆皆避。獨章候煮鱖。喫後走。軍馬亦到。被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付。軍人以煮鱖湯灌其口而死。

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

不止。世尊改過。傷其愚。往階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以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長者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業。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厨中。戲。適有三人亦在其中。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黑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何用為謝。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在南。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日果聞岸上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

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文者勢弱。射人因引弩助之。黃文者即死。日將暮。復見白帶人來辭謝。云今年可在此獵。後勿復來。來必被禍。射人曰善。其年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射人憶其處多獲。而忘前言。遂至其處。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今雛子已大。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知甚怖。便欲走還。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仰惟我

母后聖德純備。性由天成。母儀萬方。化行四海。好善之心。孜孜不倦。嘗編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彙次為二十卷。命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用訓于下。間以賜高熾。及弟漢王趙王。再拜恭受。退則焚香。啓誦。惕然悚敬。曰。我

母后心天地之心。至誠無息。以輔我

父皇內治之美。媲美萬世。而同其盛。高熾嘗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性本善。未嘗有惡。因欲有遷。不能無惡。故善惡之幾相乘。出于此。則入于彼。聖賢拳拳教人為善。以復其性。夫為善者。斯善而已矣。為惡者。斯惡而已矣。善惡之報。皆以類應。理之自然。本無差爽。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釋云。大善積而灾消。衆惡盈而福滅。道云。小善不積。大善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

之言異塗同歸我

母后取此與人為善恩惠深厚恒訓高熾兄弟曰積善如成山久則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則必陷又曰人之為善如夜就旦漸際明爽忽觀天日光景畢照無所蔽礙人之為惡如明就晦漸入昏闇滅燭冥行顛倒迷謬擿埴索塗豈可得也爾曹生長富貴須謹所習習於為善乃與性成習於為惡乃終罔善高熾謹服

慈訓夙夜不忘恭讀是書誠善惡之明鑑禍福之著龜

母后編錄以為訓戒以嘉惠天下鏤版印成已嘗頒布所存尚多

母后命高熾兄弟曰有欲為善者汝廣以與之謹遵

慈旨將欲徧及中外豈意

母后遽焉遐逝於乎哀哉於乎痛哉鞠育之恩昊天罔極瞻戀思慕慘塞悲傷血淚交隕自今其無復親承

母后善訓矣所幸是書手澤之存觀覽省飭猶如面訓今以廣布流傳恭承我

母后慈善仁惠之心。天下臣民於是精擇力行取其善以為法。惡以為戒。則非特其身之獲慶。將其子孫亦有無窮之利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皇太子高熾泣血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蓋聞。邃古之初。太朴未散。民皆淳厚。風氣漸開。人之情欲益滋。故不能無殺雜。由是真純者日歸於善。而澆薄者日趨於惡。天生衆民。性本皆善。豈嘗有惡。惟人欲有以汨之。則其心志迷謬。膠於一偏。遂不覺流於惡矣。誠能有以裁其過。以就中。則為惡者皆可以復其善。噫。此我

母后勸善書之所由作也。仰惟我

母后慈仁孝敬。聖德隆備。好善之心。實由天成。沉潛圖史之箴。習熟詩禮之典。恒拳拳以化善為心。及輔佐我

父皇君臨天下。日思政治之道。始家而國。而天下。然家國天下之道。則又本之於身也。嘗編三教聖賢之言。與夫傳記所載。有切於世道。警於人心者。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使人觀感而成化。愛人之心。茂以加矣。間嘗以賜

兄皇太子及高煦。與弟趙王。拜受敬誦。紀嘉言者。垂訓戒之道。述感應

者。備懲戒之方。所以施惠於人者厚矣。竊嘗聞

母后之訓有曰。人之所為有二道。善與惡而已。趨於善則自無惡。流於惡。安能有善。人咸謂善惡之報在天。而不知禍福之召由己。玉璫之酌黃流。善人之享福慶。理固然矣。其有淫凶自恣。而能有慶者。蓋寡焉。善惡報應。誠如影響。不爽毫髮。作一善念。百祥駢臻。興一惡想。衆殃畢集。故福從善生。禍由惡成。天示顯報。神彰明罰。其來無根。其見無形。作之於此。應之於彼。有不期然而然者。懍乎其可畏也。高貺佩服慈訓。夙夜不忘。

母后聖德弘深。實侔天地。欲納人於至善之域。錄為此書。使讀者咸知趨善避惡。為遂古之天民。享積善之餘慶。人能盡心於此。究善惡之兩塗。謹其所向背。則本源澄湛。百禄是萃矣。獨恨

母后見違。銜恤罔極。平日教訓之言。諄諄在耳。每一展誦。涕淚滂沱。訓言雖存。

母后不可見矣。悠悠蒼天。哀痛奈何。於乎悲哉。曷其有已。追念

母后編錄是書以惠于臣民。鑒梓印畢，嘗以頒賜存者既多。

母后命

兄皇太子及高煦與弟趙王曰：有欲為善者，汝廣以是書與之。恭承慈訓，謹以是書廣布流傳。

兄皇太子敬序以申

母后嘉惠天下之心。高煦亦謹述所聞于後，使天下臣民之受惠者益敬承我

母后仁惠之德於無窮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漢王高煦泣血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於乎。惟我

母后。天賦聖德。至善至純。孝仁慈愛。備全衆美。以相我

父皇。致治之盛。嘗於內治之暇。類編三教聖賢之言。及善惡感應之事。可
為訓戒者。凡二十卷。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所以示訓戒之道者。
備矣。間以賜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高燧亦蒙降賜。日謹佩誦。如覩至寶。

母后常訓。高燧曰。三教聖賢之嘉言。鑿鑿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
其脩善獲慶。積惡蒙禍者。又皎如星日。不可以掩焉者也。

母后錄一善言。則曰汝兄弟其識之。紀一善行。則曰汝兄弟其效之。高燧
一言語舉動之間。少有所失。則斥曰。自古聖賢。何嘗如此。高燧兄弟
終日侍側。不敢踰越。惟聆

母后教訓。一本於善。下逮使令。皆熟聞善訓。知所以自勉。又曰。吾編是書。

欲俾天下之人咸歸於善。夫善者固不待言而喻。不善者必待於教。戒乃可以澡滌其非心。消融其邪慮。以復其本然之善性。夫天地之心。至誠無息。賦予於人者。至善無惡。或一毫疵雜起於念慮之微。則天理人欲於此焉判矣。高燧佩服。

慈訓仰見

母后至仁之心。合天地造化之心也。思惟曩時來朝京師。恭侍左右。

母后謂高燧曰。勸善書。日常誦否。高燧稽首曰。接事之暇。輒以誦讀。

母后曰。不但誦之於口。又當著之於心。大抵為善。須要躬行。高燧再拜承命。明日辭歸國。

母后顧高燧愴然。高燧不覺悲泣。拜別踰數月。

母后遂見遐棄。豈意一別。竟成永隔。追思昔者之愴。蓋我

母后清明神慧。有以先知。若將告我。第以愚昧不察。使當一有所覺。豈忍須臾而離膝下哉。於乎。

母后不可見矣。獨可見者。此書耳。此書之傳。功德莫大焉。

母后嘗命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與高燧曰。吾編錄是書。刻板印成。已頒於中外。存者尤多。汝兄弟遇有好善者。廣以與之。謹奉

慈訓。不敢有違。今以此書徧布傳流。至于申

母后勸戒之義於天下者。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皆述之矣。高燧謹書所常訓戒之言于後。以致罔極之思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趙王 高燧泣血頓首謹書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欽承祖業推誠效義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定國公臣徐景昌魏國公臣徐欽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臣徐忠思恩侯臣房寬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臣陳懋特進榮祿大夫

中軍都督府右都督臣郭義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臣徐膺緒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臣柳升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臣朱崇資善大夫太子少師臣姚廣孝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臣蹇義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臣夏原吉資政大夫禮部尚

書臣鄭賜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臣趙旺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

詹事臣金忠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臣呂震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臣吳中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陳瑛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臣王鐘嘉

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臣王彰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臣方賓通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臣劉季篬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臣左獻通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臣趙毅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臣張本右侍

郎臣劉仲廉右侍郎臣甄庸昭勇將軍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

臣紀綱臣劉俊臣張昶臣張旭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臣陳定奉

議大夫大理寺左寺丞臣遠志右寺丞臣陳援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臣王勉臣朱焯承德郎詹事府府丞臣朱原貞臣陸中善亞中大夫光

祿寺卿臣井泉奉訓大夫鴻臚寺左少卿臣郇旃朝列大夫國子監祭

酒臣胡儼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趙季通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

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黃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翰林院侍講承德郎

兼左春坊左中允臣楊士奇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金幼孜奉訓大夫

尚寶司少卿臣朱琇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脩臣楊溥承

事郎吏科都給事中臣孫璘文林郎戶科都給事中臣胡濙徵仕郎禮

科右給事中臣張益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臣馬麟文林郎刑科都給

事中臣張信從仕郎工科署科事給事中臣許廓徵仕郎中書舍人臣

芮善承直郎太醫院院判臣袁寶承直郎欽天監副臣徐伯陽從事郎

行人司左司副臣朱穀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臣向寶正一嗣教道合

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臣張宇初僧錄司左善世臣道成臣性深

左闡教臣行忠左講經臣智壽左覺義臣張荅里麻羅拶右臣仁福等

頓首謹啓臣福等伏觀

仁孝皇后勸善書頓首欣抃曰至哉

仁孝皇后之德所以子育臣民者盡其慈愛之極。臣福等均囿於甄陶之下。衣

被於深仁厚澤有莫知其所以然譬如

天地造化不可以名言此

勸善書之功所以為盛也。臣福等嘗謂天生萬物莫靈於人而人之性

皆善惟氣稟有以梏之故有一偏之謬往往有蹈於惡者非其生之固也。氣習使之然也。惟上智之人所稟至善不為情移不為物奪渾然天理之公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也。若夫中人之資所稟不能皆純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操其偏而歸於正則日進乎高明造乎上智不難矣。至於下愚不移豈誠不移哉。特其罔善不為苟能克其私心去其邪志則愚皆可明惡皆可善。但自暴自棄者忽而不為耳。

仁孝皇后閱斯民之質質如暝行荆棘而莫適所歸恒輯三教聖賢之言著為勸善書躬序於首以嘉惠天下鏤版印賜所恨未徧而遽焉傾逝伏見皇太子殿下

漢王殿下

趙王殿下。孝誠懇切。敬恭。

慈命。序述於後。以申。

仁孝皇后仁慈閔惠之心。用廣布天下。臣福等受賜。獲觀。

懿訓。跪而誦之。金玉藥石之言。諄諄教戒。欲俾人人皆化於善。莫不咨嗟感。愴。嗚咽流涕。仰歎。

仁孝皇后之德廣大周備。同乎。

天地也。夫天地之於萬物。包含徧覆。莫不欲各遂其生。足者跂而味者啄。翼者運而裁者。糴蠕動變化。高下散異。隨以付之。至於人也亦然。老少尊卑。之有其序。飲食寢處之有其節。富貴貧賤之有其等。民彝物則之有其常。皆循其性之自然。聖人治之者。舉此而措之。爾。洪惟我。

皇。上。文。武。仁。孝。聖。德。隆。盛。正。人。心。於。淳。龐。納。天。下。於。熙。皞。而。人。蒙。至。治。之。澤。者。惟。欣。鼓。舞。於。化。育。之。中。

仁孝皇后輔成內治之美。欲俾天下之民。咸趨於至善之地。興於忠。興於孝。惇信友弟。篤厚其性。而不為媒薄之行。蓋至善之中。而又加善焉。是心也。實天地之心也。夫天能始物。而地能成物。乾坤父母之道。必相需而成。造化之功。天運於上。地載於下。而萬物成形於中。自然不易之理。故天。

不獨運必資於地。地不獨載必資於天。天地尚然。而況於

聖人乎。臣福等仰惟

仁孝皇后輔相內治者如此其至。所以慈惠生民者又如此其至。天下之民生於斯世。倚其幸歟。竊嘗讀詩三百篇。孔子刪之以為經訓。先儒朱熹釋之曰。善者可以感。教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而世之讀者鮮能究其旨。於勸懲之道。蓋茫然矣。夫知善之可為。而惡不可為。人莫不同。然或見於行事。有相悖者。蓋流於惡而不自知也。今

勸善書述聖賢之嘉言。裒載記之事實。取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貫幽顯而徹上下。施之於日用常行者。至要且切。使人讀之者。儼乎神明在上。而知敬也。珠玉在傍。而知好也。陷穽在前。而知避也。如鑑之照。而無所隱也。數之計。而無所遺也。善人君子之所為。而企及之。不善小人之所為。而遠惡之。如此。則天下後世仰之而歸於至善。而無有不善。使人皆君子而不為小人。則是書非特有功於今日。實有功於萬世。夫大德難名。而至治無迹。群居類處者。不必面諭耳提。而自知善之當為。不必威驅勢迫。而自恥惡之不為。使天下之民安其義命。而守其常分。和樂於耕鑿作息之下。而自無暴虐乖戾之風。消其邪穢之行。絕其安慮。

之萌致嚴於舉動之間戒慎於隱微之際知此作而彼應默感而潛通其報捷於影響自不容於不謹矣又何待於刑政要束之哉是書之功博矣大矣臣福等與天下共霑

恩惠者真萬世之奇遇也誠不勝忻戴感激之至謹頓首上

啓以

聞

永樂五年十月初旨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等謹上啓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謹撰





